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4 期
2003 年 6 月，頁 95～110
本文 2003.5.15 收稿，2003.6.16 通過刊登

和漢詩歌的交流
—以《新撰萬葉集》上卷第三十三組詩歌為例—

朱秋而*

摘　要

和歌漢詩兼收的詩歌總集《新撰萬葉集》出現於平安初期，在萬葉集之後，而稍早於正式的官修歌集《古今和歌集》。和歌內容以萬葉假名標記，依春、夏、秋、冬、戀分卷，而各卷以一首和歌一首漢詩交叉配置成一組。本論文試以其中第三十三組詩歌爲例，希望透過表記的檢討以及對和歌與漢詩的分析比較，一窺平安初期和歌與漢詩之交流情形。

討論的作品如下：

（和歌六五）疎見筒駐牟留郷之無禮早山郭公浮宕手者鳴
（漢詩六六）郭公一叫誤閨情　　怨女偸聞惡聞聲
　　飛去飛來無定處　　或南或北幾門庭

和《萬葉集》等先前的文獻比較，從標記和歌的遣詞用字仔細解讀，可以發現「さと」用「郷」字而非一般常用的「里」字、還有以詩歌中罕見的「浮宕」二字表「浮かれて」等現象似乎說明了作者或編者與當時的律令制度有著密切的關聯。對該時期的文學研究中不乏文學典籍如何影響日本歷史書籍的討論，但相反地史書對文學的影響就極少被提及，因此本組詩歌說明了當時的史書也是和歌用語的來源之一，也印證了平安朝的宮廷詩人與律令官員間有密切往來，甚至有相當的重疊性。

對同組和歌與漢詩的內容比較也有其意義，本組詩歌看似從頭到尾對應的極工整，其實和歌的旨趣重在對杜鵑鳥的詼諧調侃；而漢詩的主題則緊扣著閨怨之情，詩與歌的企圖各異，這也反映出和漢詩歌的根本差異，雖僅取其中一例，希望藉此凸顯《古今和歌集》出現之前和漢詩歌交流的樣貌。

關鍵詞：《新撰萬葉集》、「郷」、「郭公」、「浮宕」、「閨情」

*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Cross Influence between Japanese Poetry(Ho-K'o) and Han Poetry —Take the Thirty-third Pair Poetry of *the New Composed Wan-Yeh Collection* as Example

Ju, Chiou-er*

Abstract

The poetry anthology, New Composed Wan-Yeh Collection which contained both Ho-K'o and Han-Shih, appeared in the early days of P'ing-An (893 AD). It was after Wan-Yeh Collection, and a little earlier than the official-edited Ho-K'o collection that was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Ho-K'o Collection (905 AD). The anthology was marked as Wan-Yeh, and classified in volumes according to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and love. Therefore each volume was arranged to have a Ho-K'o and a Han-Shih to form a pair.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use the thirty-third pair of poems as an example to collate the exchanges in the early days of P'ing-An, by the criticism of the charts, and the analysis of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o-K'o and Han-Shih.

The discussed poems are as following:

Ho-K'o 65: Uram tutu Todomaru Sato mo nakareba ya Hototogisu
Ukaretewa Naku

Shih 66: The cry of Kuo-Kung interfered the feminine love,
The sorrowful woman heard the disgustful sound,
Fly everywhere but nowhere to reside,
In the south or north are how many courtyard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arlier documents such as Wan-Yeh collec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y carefully studying the symbols and the usage of words, it is quite clear to use “Hsiang” rather than the word “Li”, and the seldom used “float and delay” to mean “…” The phenomenon seems to explain that the author or the editor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gal system. The studies of how the literature classics influenced the Japanese historical books in this period were never absent. But on the contrary, it was rarely mentioned that how the historical books influenced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pair of poem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historical books were one of the sources of the terms employed in Ho-K’o. Furthermore it also improved that inn P’ing –An Dynasty the royal poets and the legal officers had close contacts, and even were overlapped.

It is also meaningful to compare with the same pair of Ho-K’o and Han-Shih. This pair of poems looks carefully and neatly don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end. In fact, the purport of Ho-K’o pays more attention on mocking the cuckoo, but the theme of Han-Shih concentrates on the feminine sorrowful love. That the purposes of the poems are diverse reflects the basic difference of Japanese and Han poetry. Though only one example is discussed, can’t it clearly present the exchanges of Japanese and Han poetry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Ho-K’o Collection?

Key words: New Composed Wan-Yeh Collection
Hsiang : village
Kuo-kung : cuckoo
Fu-tang: to float and delay
Kuei-ch’ing: feminine lov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歌と漢詩の交流
—『新撰万葉集』三十三番を中心として—

朱秋而*

要　旨

小論は『古今和歌集』成立の少し前に編纂された和漢兼収の『新撰万葉集』の中から一組の詩歌を例に取って、漢詩と和歌の解読と比較を通して『万葉集』の後、『古今集』が出現するまでの平安初期の和漢詩歌の交流を探ってみたいものである。

焦点に絞った第三十三番の詩歌は

（和歌六五）　踈見筒駐牟留郷之無禮早山郭公浮宕手者鳴

（漢詩六六）　郭公一叫誤閨情　　怨女偸聞惡聞聲

飛去飛來無定處　　或南或北幾門庭

というような作品である。表記から詳しく読み解いてみると、「郷」や「浮宕」などから作者や編者は律令制度に深くかかわっていることが窺える。また歴史書から文学書への用語の移動も、管見の限り今まで指摘されたことのないものであり、平安朝の宮廷詩人と律令官僚との重層性をさらに裏付けるものであろう。

一方、和歌の内容をいかに対になっている漢詩に置き換えるのかも面白いものである。この作品の場合、首尾よく呼応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が、実際歌意はほととぎすをからかうような戯れ半分の諧謔にあり、詩の趣は主に閨の怨みに集中している。ねらいは自ずと異なることがよくわかる。和漢詩歌表現の根本的な違いに深くかかわっ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ほんの一例ではあるが、平安初期の詩歌交流の一こまをよく照らし出してくれるのではないか。

キーワード：「新撰万葉集」、「郷」、「郭公」、「浮宕」、「閨情」

* 台湾大学日本語文学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漢詩歌的交流
—以《新撰萬葉集》上卷第三十三組詩歌為例—

朱秋而

一、前言

編纂於和歌總集《萬葉集》之後，而略早於《古今和歌集》成立的和漢詩歌選集《新撰萬葉集》，正好介於所謂國風黑暗期與古今集時代之間，因此具有相當濃厚的過渡期文學色彩，探討平安初期和歌與漢詩如何交流與演變，是一不可多得的好材料，近年倍受日本學界重視，討論亦日漸活絡。

《新撰萬葉集》爲一綜合性詩歌選集，編纂體例亦介於和漢之間，分上下兩卷，各卷以一首和歌與一首漢詩爲一組，依春夏秋冬順序收錄，上卷四季加上「戀」共分五個部分，下卷再加「女郎花」成六個部分，計兩百七十八組詩歌，而內容較少後人增減異動，保留更多當時原貌，可信度較高的上卷也有一百一十九組作品。

以小島憲之所發表的《新撰萬葉集》之和漢詩歌比較研究爲嚆矢，近十多年來在其延長線上，相關的討論不少。小論試舉從未被仔細分析討論之第三十三組詩歌

（和歌六五）　踈見筒駐牟留郷之無禮早山郭公浮宕手者鳴

（漢詩六六）　郭公一叫誤閨情　　怨女偸聞惡聞聲

飛去飛來無定處　　或南或北幾門庭

爲例，希望透過詳實的解讀掌握詩歌的內涵，分析當中與早期詩歌如《萬葉集》的關係與變化，以及和歌如何容受吸收中國詩文，例如取材、旨趣、表現技巧等問題，藉此一窺當時和漢詩歌交流情形。

《新撰萬葉集》因時代久遠，流傳的手抄本、版本相當繁複，亦不乏專門的研究論文[1]，將來如有機會再另行介紹，而本討論的文本是

[1] 浅見徹，<新撰万葉集に関して>，《新撰万葉集　京都大学蔵》(日本京都：臨川，1979 年《京都大学国語国文資料叢書》十三)解説，頁 227-2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學界認爲可信度較高的京都大學收藏的寬文七年版《新撰万葉集》爲底本[2]，再比較筆者手邊十數種其他版本之影本[3]，字句異同就不一一列出，若因歌意或詩意而更動底本者，乃同時參看其他版本之異動。

二、和歌（六五）之用字表記與內容

（一）表記

《新撰萬葉集》採萬葉假名表記法（即以漢字標音），第三十三組和歌如下：

疎見筒駐牟留郷之無禮早山郭公浮宕手者鳴（原文）

以現行用字法應做

疎みつつ留むる里のなかればや山ほととぎす浮れては鳴く

本詩歌集所收之作均未注明作者爲何，不過在同時代的其他文獻也有近似雷同者，也有明記歌人名稱者，例如《寬平御時后宮歌合》（十卷本）60（夏　左）中收作[4]

恨みつつとどむる人のなければや山時鳥うかれでてなく

「疎み」變成「恨み」、「なかればや」易作「なければや」，此非傳抄之誤，反映的是因和歌興盛，整個創作美感、好尚與純熟度也隨之變化。又《袋草子》錄爲[5]

うらみつつとどむる人のなければや山時鳥うかれ出てなく

並稱是躬恒之作，無更可靠證據，暫且存疑。

與《萬葉集》等較早文獻之表記作比較[6]，檢討本首和歌在用字標音上有無特殊之處，再進一步討論和歌內容與表現技巧。

〔踈見〕讀作「うとみ」在《萬葉集》的本文中並無先蹤，但《萬葉集》的左注中有

同居姉妹、同気之親焉。縁此郎女虫満相見〈不踈〉、相談甚密

---

2 同前，頁 12。

3 參看之傳抄版本有天理本、図書寮本、元禄版本、再版本、文化版本、講談所本、道明寺本、群書類從本、永青文庫本、久曾神本、京大本、羅山本、無窮会本、藤波本。

4 萩谷朴，《平安朝歌合大成一》所収，(日本京都：同朋舍，1995 年)。

5 《日本歌学大系》所収(日本東京：風間，1956-1963 年)。

6 以下萬葉和歌均引自佐竹昭広・木下正俊・小島憲之，《萬葉集　本文篇》(日本東京：塙，1963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67・一九）

之用法。又《日本書紀》神代紀下也見[7]

高皇産霊尊、勅大物主神、汝若以国神為妻、吾猶謂汝有疎心

之例。而《華嚴經音義私紀》亦有[8]

疎　于刀之

之訓，可見不管是動詞「うとむ」、「うとぶ」，或形容詞「うとし」，以「疎」表記其語幹「うと」部分確立的時代甚早。

以〔筒〕表「つつ」、〔駐牟留〕表「とどむる」，《萬葉集》或本集中多有所見，不另舉例。

至於「さと」的用字《古事記》（712）中[9]

同じ兄弟の中に、姿醜きを以ちて還さえし事、隣〈里〉に聞えむ

《日本書紀》（720）天武八年一〇月

近日、暴く悪しき者多に巷〈里〉に在りと（北野本訓）

多作「里」，不過《萬葉集》中則「里」、「鄉」之例並見，如

一〇三　我が〈里〉に大雪降れり大原の古りにし〈鄉〉に降らまくは後

若再參看作品三三三「故〈鄉〉之所念可聞」，專指「ふるさと」時採「鄉」字，否則用「里」字的區分就更加一目瞭然，用例不勝枚舉。

本首在住家聚集之處用了〔鄉〕字而非「里」字，不同於《萬葉集》，究其原委，應該是反映了當時日本古代律令制度下地方行政區分的變革，例如：《戶令》卷四[10]

凡戶。以五十戶為里。每里置長一人。

又《出雲風土記》（733）「意宇郡」[11]

右件的鄉字，依據靈龜元年式，改里為鄉。

即從大寶禮（律令）實施到靈龜元年（715）採「國郡里」制，五十戶

[7]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所収(日本東京：岩波，1965-1967年)。
[8] 小林芳規，《古辞書音義集成》第一巻所収(日本東京：汲古，1978年)。
[9]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所収。
[10] 西宮一民，《新潮日本古典集成》所収(日本東京：新潮社，1979年)。
[11]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二巻所収，(日本東京，岩波，1958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一里。但靈龜元年之後改爲「鄉里」制，將原來的「里」改稱「鄉（さと）」，其下再設兩三個里（こざと），不過約在天平十二年（740）廢里之後，「鄉」成了最小的行政組織。

以〔無禮〕標記「なかれ」，《萬葉集》中雖乏先例，但相近的用法有卷九

四二三六 天地之神者〈無可礼〉也愛吾妻離流光神…

用〔早〕字表示「はや」在《萬葉集》中已有三例，但三例均爲正訓用法，與本和歌用法不盡相同。

「ほととぎす」在《萬葉集》中多寫作「保登等藝須」或「霍公鳥」，平安朝以後像本詩集、《新撰字鏡》等改用「郭公」或「郭公鳥」表記，後世標記均因此例[12]。

〔浮宕手〕底本作〔浮岩手〕，但未見以此表記「うかれて」之先例。參看其他版本有將「岩」字作「宕」者，再考其訓讀意義，「岩」字恐怕是與「蕩」字通用的「宕」字之誤才是，因此採用其他版本而作更動。雖無前例，但「浮宕」與「浮蕩」「浮逃」讀音相近，應作同義解。〔浮宕〕一詞鮮見於詩歌之中，不過與本組和歌前半（さと）用「鄉」字一樣和當時的律令社會有著密切關連，因爲此語常見於早期律令書籍以及史書之中，如《続日本紀》（797）卷二十一・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十月的記載中[13]

發陸奥國浮浪人，造桃生城。既而復其調庸，便即占着。又〈浮宕〉之徒，貫為柵戶。

解讀歌意時再詳論之。

（二）歌意

〔疎み〕意指厭惡、或因厭煩而疏遠。

《広韻》　「疏、遠也。俗作疎」。[14]

《類聚名義抄》「疎、外ウトシ」。[15]

---

[12] 青木正児，＜子規と郭公＞，《中華名物考》《全集七》所収，(日本東京：春秋社，1981年)。

[13] 以下同書之引用均依據《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所收(日本東京：岩波，1989-1998年)。

[14] 陳彭年，《校正宋本広韻》(台灣台北：藝文，1998年校正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似的用法和歌中不多見，唯時代稍近的《古今和歌集》的「郭公ながなくさとのあまたあれば猶〈うとまれぬ〉思ふものから」(卷三・夏)，卻常見於《源氏物語》等散文作品[16]。

〔つつ〕即「ながら」，表同時存在或進行之意。

〔留むる〕是「引き止めて泊まらせる」，意即留宿某人。《萬葉集》有

二六一七　あしひきの山桜戸を開け置きて我が待つ君を誰か〈留〉むる

四〇三六　いかにある布勢の浦そもここだくに君が見せむと我を〈等登牟流〉

等例。

〔里〕指人家聚集之處，是常見的和歌用語。有別於語意相近而和歌不詠的村(むら)，因爲村是生活共同體的地域，不含居民生活的面向。《古今和歌集》中[17]

九七一　年をへて住みこし里をいでて去なばいとゞ深草野とやなり南

〔なかればや〕是「なかっただろうか」，即大概沒有吧之意。〔ばや〕一般認爲是接続助詞「ば」加上係助詞「や」而來。「なくあり」的已然形「なくあら」加上「や」而成，以疑問口氣敘述確定的条件関係[18]。《萬葉集》的

二八二九　衣しも多くあらなむ取りかへて着れ〈者也〉君が面忘れたる

或《後撰和歌集》的[19]

三八二　かく許もみづる色の濃ければや錦たつたの山といふらむ

---

[15] 正宗敦夫校正，《類聚名義抄》(日本東京：風間，1989 年)。
[16] 例如：＜帚木＞「さがなくゆるしなかりしも我をうとみねとふ方の心やありけむ」。引自(日本東京：《新潮日本古典集成》所収，石田穣二・清水好子校注《源氏物語》，1976 年)。
[17]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所収，(日本東京：岩波，1989 年)。
[18] 金井史，＜おらばやおらむ小考＞，《文学史研究》第十五号，1974 年。
[19]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所収，(日本東京：岩波，1990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均有例可循。

〔山郭公〕山ホトトギス是來自山中的子規、杜鵑鳥。與春鶯、秋雁齊名，是夏天的代表性鳴禽，從《萬葉集》以來一向是日本詩歌的重要題材之一，大伴家持及其周邊歌人經常吟詠。例如家持的部屬久米廣綱有

四二〇三　家に行きて何を語らむあしひきの山ほととぎす一声も鳴け

《古今和歌集》夏・紀貫之的「題しらず」

一五六　夏の夜のふすかとすればほとゝぎすなくひところに明くるしののめ

杜鵑鳥五月飛抵日本，一邊橫越曠野，一邊發出劃破梅雨夜晚般的尖銳叫聲，這讓上代和平安朝日本人印象深刻，聽取或在暗夜中等待不見身影的子規啼叫成了和歌特有的觀察，其他當然也有受中國望帝蜀魂古老傳說影響的側面，與本作品無涉故不多談。

本首作品對〔山郭公〕的描寫是〔浮かれては鳴く〕。〔浮れて〕は、ひとところに留まらないで移動する。ある場所を出て、あてどなくさまよう。意即不停留於固定之處所，飄遊流蕩不定。上代的古例並不多，唯《萬葉集》中有

二六四六　住吉の津守網引の浮けの緒の〈得干〉か行かむ恋ひつつあらずは

漢字表記的「浮宕（ふたう）」與「浮蕩（ふたう）」「浮逃(ふたう)」讀音相通，義亦相近，是指奈良・平安時代爲躲避課役重負，百姓們逃離自己的戶籍所在地，流竄他鄉的行爲，亦作「浮浪」或「浮遊」。如解釋律令條文的《令義解》(718 年）戶・絶貫條中記載[20]

凡浮逃絶貫。〈謂。浮浪也。逃者。逃亡也。〉

是古代日本極爲嚴重之社會問題。前已提及〔浮宕〕一語在《続日本紀》(797）中一再出現，其他相關記述如下：

○京戶百姓，規避刻役，浮宕外國，習以爲常，其數甚繁。各在其占著，及其口田。(卷二十三・淳和天皇・天平寶字五年三月）

[20] 《国史大系》第二二巻，(日本東京：吉川弘文，2000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浮宕百姓二千五百餘人，置陸奧國伊治村

○伊勢國言，當土之民，浮宕部內，差科之日，傜夫數少，精加撿括，並悉編附本籍，亦口且千。（卷三十六・光仁天皇・寶龜十一年十月）

○今聞坂東諸國，屬有軍役，每多庶弱，全不堪戰，即有雜色之輩，浮宕之類，或便弓馬，或堪戰陣，每有徵發。未嘗差點，同曰皇民豈合如此，宜仰坂東八國，取所有散位子，郡司子弟，及浮宕等類。（卷三十七・桓武天皇・延曆二年六月）

○浮逃他鄉（35-454-03）

○容隱浮浪及逃亡仕丁等（04-040-07）

○其浮浪逗留（06-059-01）

○浮浪四方（07-069-06）

○大隅國菱苅村浮浪九百卅餘人言（19-223-08）

○越後等四國有浮浪人（22-265-13）

○差浮浪一千人（29-361-08）

○勿使浮遊（08-074-15）

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四處流竄，無庸置疑地這是律令制度下的一種社會現象，而將此律令官僚用語使用於和歌之中意味著什麼呢？自然是宮廷詩人與律令官員的重疊性或交流，這牽涉平安初期的學問知識基底何在的問題，日本學者已累積部分成果，若只將討論限定於《新撰萬葉集》之內，其中最有可能的人物應該是菅原道真。詩集編纂者雖難斷定，但一般認爲上卷序文中的「先生」[21]指的菅原道真，後世將上卷歸爲出自道真之手的文獻不少，諸如《日本紀略》、《奧義抄》序、《倭歌現在書目錄》《八雲御抄》等，因此有《菅家萬葉集》的別名。道真確實也參與了繼《日本書紀》之後的官撰正史《續日本紀》的編纂工作[22]，將史書上描述律令社會的文字技巧轉用於詩歌的文學表現上的可能性極高。以往研究認爲平安前期負責律令重組的官僚和愛好風雅的詩人面向有異，分屬於不同階層[23]。但此說近年已被修正，

[21] 序文原文為「先生非啻賞和歌之佳麗，兼亦綴一絕之詩，插數首之左。」

[22] 笹山晴生，＜続日本紀と古代の史書＞，前揭《新大系続日本紀》解説。

[23] 秋山虔，＜平安新京の文学＞，《中古の文学》，頁 8(日本東京：有斐閣，1976 年)。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在「文章經國的理念下」，文人雅遊賦詩吟詠自然是經國的行爲，因此平安朝廷裏宮廷詩人和律令官員的重疊性是一大特徵，這跟當時詩文具有唯美與經國的兩面性有密切關連[24]。

對兩種詩人官人面向的的共有性，史書中的文學性經常被提及[25]，而相反地討論史書對詩歌的影響卻極罕見，本作品中顯著的律令官人色彩相當耐人尋味。

進一步探討詩歌的內容，雖然字句表現上流露著濃厚的律令色彩，但作者並非直接使用「浮宕」「浮浪」的史書原義，而是結合了中日詩文的兩種傳統意象。一是日本《新撰字鏡》(898-901 前後)的「宇加礼女」[26]，以及《和名抄》(934 左右)「遊女 夜發附 楊子漢語抄云遊行女兒（宇加礼女）一說云遊行女兒」等在外遊蕩的「浮女（うかれめ）」意象[27]；又一是從「浮宕」＝「浮蕩」的書寫直結地連想到中國六朝詩歌的重要主題「閨怨」，其中長年在外遊蕩不歸的「宕子」「蕩兒」們[28]，和本組漢詩相較，作者的用心就躍然紙上。必須留意的是本首和歌的表現手法雖有所承，但所呈現的詩趣卻非中國傳統閨怨詩的孤單寂寥或哀怨無奈，而與前引《古今和歌集》「郭公ながなくさとのあまたあれば猶うとまれぬ思ふものから」一樣，是和歌文學中特有的戲謔與調侃。

三、漢詩的描寫及其意涵

（漢詩六六）

1　郭公一叫誤閨情　○○●●●○○

2　怨女偷聞惡聞聲　●●○○●●○

[24] 後藤昭雄，＜宮廷詩人と律令官人と＞，《平安漢文学論考》，頁 50(日本東京：桜楓社，1981 年)。

[25] 小島憲之＜史書の文学性＞，《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日本東京：塙，1962 年)，東野治之＜続日本紀所載の漢文作品＞，《日本古代木簡の研究》(日本東京：塙，1983 年）等論述。

[26] 京都大学国語国文学究室編，増訂版《新撰字鏡》(日本京都：臨川，1975 年)。

[27] 京都大学国語国文学究室編，《諸本集成倭名類衆抄》日本京都：臨川，1971-1977 年)。

[28] 前揭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書中有專文討論日本上代の閨怨詩。

國家圖書館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3　飛去飛來無定處　　○●○○○●●

4　或南或北幾門庭　　●○●●●○○

郭公（ほととぎす）一叫（ひとたびさけ）ば　閨情（けいじやう）を誤（あやま）る

怨女（えんじよ）ひそかに偸（ぬす）み聞きて　聞声（きくこゑ）を悪（にく）む

飛び去り飛び来たりて　定（とどま）る処無し

或いは南或いは北　幾（いくばく）門庭（もんてい）ぞ

本詩的韻字是，第一句「情」、第二句「声」、第四句「庭」，一、二句爲下平声八庚韻，第四句則爲下平声九青韻，「庚」「青」通押。

1〔郭公〕在中國指的是布穀鳥，此處應爲杜鵑、子規。〔一叫〕是一旦啼叫的話。例如李白的＜宣城見杜鵑花＞詩（一作杜牧）詠到「蜀国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廻腸一断，三春三月憶三巴」[29]。〔誤〕は錯誤、妨礙。〔閨情〕意指婦女獨守閨中，因思念遠遊未歸的良人或情人的哀怨悲傷之情。《玉臺新詠》中以＜春閨情＞＜秋閨怨＞爲題之詩甚多[30]，是中國六朝詩歌的重要主題，但〔誤閨情〕一語未見於其他詩作。

2〔怨女〕此指與丈夫或情人分隔兩地無法相見的女性。白居易的＜七徳舞＞（0125）詩詠道「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31]。義約略與「怨婦」同。〔偸聞〕是暗自偸聽之意。《類聚名義抄》中有「偸　ヌスム　ヒソカニ」。小島憲之曾論及「偸」字是白居易詩中常見的字，平安時代日本的和漢詩歌受其影響匪淺[32]。在中国「偸聞」一詞的出處不詳，但日本菅原道真的漢詩作品＜暮春、見南亞相山莊尚齒會＞一詩中有「三分淺酌花香酒，一曲偸聞葛調絃」(《菅家文草》

29　《李太白全集》(中国北京：中華書局，1077年)。
30　《玉台新詠》,《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289(台灣台北：台灣商務，1983-1986年)。
31　平岡武夫・今井清編,《白氏文集歌詩索引》下冊(日本京都：同朋舍，1989年)，以下白詩引用亦同。
32　《古今集以前－詩と歌の交流－》，(東京日本：塙，1976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8）的詩句[33]。〔惡聞聲〕是，厭惡聽見子規鳥的啼叫聲。西漢的枚乘有＜七發八首＞，其一云「虛中十聽、惡聞人聲」（卷三十四）或是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中云「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等類似的用法[34]。此句中重複使用「聞」字，詩法不甚高明，也是本選集常爲人詬病之處，因牽涉歌詩的對照關係，非三言兩語可道盡，待將來有機會再另闢篇章討論。

3〔飛去飛來〕是時而飛來時而飛去之意。六朝陳的周弘正在＜於長安詠雁＞一詩中詠雁曰「稻粱俱可恋，飛去復飛来」[35]。〔無定處〕意指不固定停留一處。白居易的＜蕭相公宅遇自遠禪師有感而贈＞詩中有「轉似秋蓬無定處，長於春夢幾多時」之句。

4〔或南或北〕是指時南時北，盤旋來回的樣子。「或～或～」之類的語法中國詩歌的頗爲常見，如白居易的＜古塚狐＞中「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即其中一例。〔幾〕是幾多、多少之意。〔門庭〕指家門前之庭院。白居易在＜達哉樂天行＞中詠道「二年忘却問家事，門庭多草厨少煙」。

全詩用字淺顯，詩意尙稱平明易懂。起句說杜鵑突然地啼叫，打斷了這深閨婦人的思緒，因爲她正沉湎於思念遊蕩遠方而遲遲未歸的情人之中，承句接著寫道這獨守空閨的怨婦暗自聽著杜鵑的叫聲，覺得這擾人的叫聲真令人厭惡。爲什麼呢？詩人轉而描述這討厭的杜鵑鳥，因爲牠像蕩子般居無定所似地飛來飛去，忽南忽北地不知在多少個人家的庭院中逗留。

四、小結

和歌與漢詩之間的翻案、翻譯自古是日本文學的有趣課題，本詩集的編排先歌後詩，如何對照呼應其實每組詩歌也未盡相同[36]，就本組作品而言，和歌的上半「留むる里のなかればや」與漢詩的第三句

[33]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東京：岩波，1966年) 所収。
[34] 《文選》(台灣台北：藝文，1991年)。
[35] 松浦崇編，《全晉詩索引》(日本福岡：櫂歌，1987年)所収。
[36] 《新撰萬葉集》的和漢詩歌之關係，據注1所舉吳衛峰之歸納大致可分為翻譯派與解釋派，小論的檢討範圍僅限於本組詩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飛去飛來無定處」相對，「山ほととぎす」是首句的「郭公」，後半「浮れては鳴く」又與最後一句「或南或北幾門庭」對應，漢詩表現則配合閨怨詩內容將歌中的「疎みつつ」轉作「怨女偸聞惡聞聲」。

雖然字句上首句的「一叫誤閨情」是歌中未見而漢詩多出的描寫，表現上看似受中國閨怨詩的影響頗深，不過仔細推敲「郭公」「一叫」「偷聞」等詩歌聯想都是平安朝歌人們歌詠子規鳥的獨特表現，自然是一種無心的和習，將它們擺在六朝的閨怨詩之中，形成了中日詩歌要素的錯綜運用相當有趣，不可輕忽。

雖然本組詩歌字面上的呼應相當緊密，但想傳達的詩趣卻迥然不同。前面的章節已提及，整首和歌是對宛如好色之人般居無定所的杜鵑鳥行爲的一種調侃，無半點閨怨之情。漢詩見開章明義「誤閨情」，杜鵑成了蕩子的象徵，惹來怨婦的厭惡，除杜鵑與閨情的結合外，此詩爲一典型的閨怨詩，並絲毫無戲謔詼諧之意。

本組和歌在萬葉假名的表記上，有兩點值得特別留意。一是注解中提到的「さと」以「鄉」來表示，而非一般貫用的「里」字。考其原委，應與當時的律令制度有密切的關係，因爲靈龜元年時的戶令改制，採用新的鄉里制，「里」成了鄉之下的單位「こざと」。這也反映了當時參與詩歌的創作或編選的人士與律令有關，或對律令的社會背景抱持高度的關心。

又一是以「浮宕」二字來表記「うかれて」一詞，此用語在中國詩文中並不多見，偶有用意思相近的「浮蕩」。但在繼《日本書紀》之後的日本的重要史籍《續日本紀》中，有許多記載用「浮宕」或相關語詞描述當時百姓因稅重而脫逃本籍，流亡他鄉的社會現象，無疑地這也說明了《新撰萬葉集》與史籍或律令官員也有一定的關連性。

本組作品正好指出了向來被忽略的某一視角，亦即當時的歌人詩人與現實政治關係密切，因此，想確實掌握平安前期詩歌，應該對當時的知識份子作全面性的考量，而不能將他們侷限於一隅，否則恐無法窺得全貌。

藉由此詩與歌的比對閱讀，可察覺兩種不同的詩歌形式之間如何地交融激盪，一千多年前的日本文學俊秀們煞費苦心的學習經營，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且不論其成敗如何，當中透露的差異性對了解中日的詩歌本質均有其意義，而進一步對《新撰萬葉集》作更全面性的探討分析是今後的重要課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